

□于瑞桓

王府池子如果顾名思义就是王府的池子，所以外地人会以为它周边一定是亭台楼阁，一副皇家气派，可济南的王府池子却被民居包围得严严实实，不是当地人领着，那七拐八拐的入口还真不容易找到。王府池子至少有7个入口，5个都在住户的家里，真是妥妥的老百姓的池子。

这里的“王府”是指明英宗朱祁镇次子朱见潾的德王府。清军打进济南城后，一把大火把这个“居会城中，占（城）三之一”历经170多年的德藩故官给烧了。等康熙五年，山东巡抚周有德再建时距被毁已近30年。30年间得有多少被德王赶走或新来的百姓在这里盖房筑屋啊。

若仔细观察王府池子一带的老房子，有很多都是石头房。听住在曲水亭小兴隆街的老人讲，这些石头大都是从曲水河道里捡的。不靠山的曲水河里的石头大概率就是当年德王府的围墙或建筑物了。根据明代王府的建筑规定：亲王府可以东西阔一百五十丈二寸二分，南北长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，城高二丈九尺；墙厚：下宽六丈，上宽二丈，面积33万平方米。这个东至县西巷、西至芙蓉街、南至院东西大街（今泉城路）、北至后宰门的德王府，被火烧后可想而知会留下多少断壁残垣、石头瓦砾，老百姓建房自然会在废墟中捡拾可以用的材料。

临水而居是古代社会生存的前提，所以三十年间老百姓自然会在这里不断建房。等周有德建巡抚时，估计已是民房遍地。所以现在的珍珠泉和当年王府比小了一半。不是清政府还湖于民，而是百姓不断在此聚集，愣是把本来数十亩的濯缨湖围成了长30米，宽19米的王府池子。

但道光年间的《济南府志·山水》中并没有王府池子这名，仍叫濯缨泉，所以那时王府池子不过是民间的俗称。濯缨泉这名是在元代出现的，取自先秦的《沧浪歌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，就是说这水太清了，洗帽缨行，洗脚丫子不行。明德王朱见潾就很喜欢“濯缨”这名，不仅赋诗一首“印月池头月正明，主人曾此濯冠缨”，还修建了倒影入波的濯缨轩。这也证明这泉在王府时还叫“濯缨”而不叫王府池子。

“濯缨”这名字，我想它在被圈进德王府前，周围的百姓也不会叫。可以想象一下：两个街坊碰面打个招呼：“大娘，您到濯缨湖来

王府池子这名虽然看似关键词是王府，其实点睛之字在这“子”上，这字最能体现出济南味。如果没有“子”，就叫王府池，它的历史渊源就不清晰了。一个“子”字，把这池子的王府与民间的双重属性杂糅在了一起。

最有济南味的泉



（洗）衣服去？”这多不对景！“濯缨”二字对大字不识一筐的百姓来讲太难理解了。如果它有个像大明湖、黑虎泉、珍珠泉这样形象明快的名字，大概率会继续沿用。所以老百姓叫王府池子就是图个好懂而已，应该没多少攀附权贵的意思。但也恰是这名，记载了济南曾有座名花匝岸、亭台错落的人间仙境——德藩王府。

所以王府池子的“子”字才是点睛之字。济南人爱把给他们带来生活方便的水湾称呼成“××子”的习俗，例如江家池子、陈家池子等。珍珠泉、趵突泉不是便利生活的泉池，所以不带“子”字。据说，王府池子一带的老百姓也爱叫它“大河涯”，但等要出版方便百姓出行的地图时，“大河涯”就指向性不明确了。所以在1902年光绪年代出版的省城街巷图中，就有了“王府池”的标记。濯缨泉就这样被老百姓改成了王府池子。

叫濯缨湖也罢，叫王府池子也罢，对老百姓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据老人回忆，王府池子过去是没有石头岸的，就是泥巴的缓坡，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了石岸。那时水面几乎可以与岸齐平，很方便取水洗衣，并且在池子东北角还有个专门洗菜洗碗的

小方池，这样一个池子里洗澡、游泳、洗衣、做饭都不耽误。而紧靠池子的房子，一般都留有直接可以下水的后门。像王府池子东面的11号院，那时是我小学同学魏丽君家。但在上世纪50年代前，它是徐家的电机纺织厂，这也是济南第一家由人力机改电力机的纺织厂。据这家后人讲，当年他爷爷是靠给纺织厂送面，扫面布袋剩余的面，一两一两积攒创建了容记织布厂。谁能想到王府池子边上，一个看来如此普普通通的小院，还在济南近现代民族工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

王府池子西边是一座直接建在水里的二层青砖楼，据《1934济南大观》记载这里是东鲁饭庄的旧址。饭庄成立于1932年，但建于何时无从考证，大概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。它南部下方的缺角下有个很大的泉，出水量堪比趵突泉的一个泉眼，不知叫什么泉？道光年间的《济南府志·山水》记载：濯缨泉周围有灰泉、知鱼泉、珠砂泉、白云泉等，灰泉在濯缨泉东北。而现在的灰泉是在王府池西北角，如果按《济南府志》中灰泉定位，它真有可能是“濯缨泉”，而现在王府池子中冒出的一串串泉眼只不过是一些附属的小泉眼。但“濯缨泉”在北魏时叫“流杯池”，后又改名为“灰

泉”，所以现在的灰泉是不是原来的灰泉，也成了说不清的糊涂账。

前门在芙蓉街、后门在王府池子的，还有芙蓉街52号。我小学同学王小燕就住在这院，而且这院的后门是在王府池子北的浅河道处。几块大石头放水里，就是个简易桥，鞋都湿不了就从芙蓉街跨河到了王府池子街，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济南大明湖小学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这两个街区。同学间串门不用绕道，淌个小河沟就从张家玩到王家了。现在王府池子北岸赫赫有名的张家大院的第17代掌门——张汝琢也是我的小学同学，他的祖辈曾是“大明德王驾崩前带刀指挥”。

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载：清兵“焚杀官兵弁数十万人，踞城十有四日乃去。家余焦壁，室有深坑，湖井充塞，衢巷枕藉。盖千百年来未有之惨也！”这里的湖自然少不了濯缨湖。

时光荏苒，解放后的王府池子成了这一带百姓的水上乐园。那时岸边的水不深，十来岁的孩子手扒在岸边，脚就能踩到地。现在的王府池在重修后，加高了岸石，老的岸已没在水里，所以若仔细看，能看到王府池子的岸是分二层的。

现在王府池子里放养了很多

锦鲤，又加上了石栏和灯光，使这汪清泉的观赏性大大提高了。尽管现在它与生活用途离得远了，但每每去王府池子，总能看到当地人或外地游客驻足参观。老济南人看的是回忆，外地人看的是新奇。在这犄角旮旯看到泉，比在人群攒动的公园里更独特，更有味道。

有个江西朋友电话里给我说，他在当地发现了一处非常奇怪的池塘，水清得居然能看到鱼！等他来济南，我领他看了被民房包裹而非公园里的王府池子，泉水不用人工净化就如此清澈，他简直惊掉了下巴。在王府池子，他实实在在体会到：家家泉水、城即园林。由于水质清，王府池子里没太有螺蛳，这与江南水域有很大不同。儿子因工作原因去了杭州，他住的地方河道密布，河里密密麻麻的螺蛳，用网捞都捞不尽。想起我们小时候在王府池子里找到一个螺蛳都会兴奋不已。螺蛳用它不宜在王府池子生存的事实，证明了泉水水质的清澈。

濯缨泉在王府是蓬莱般的仙境，回到民间的王府池子又成了日暖清秋可放鸭的池子；它见证过战争的残酷，也滋养着百姓的生息；它历经朝代的更迭、城市的变迁，依然以原始的风貌把历史凝固。

当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时，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王府池子这一带老街走来。停一停，掬一捧清泉；听一听，落叶絮语清泉潺潺。这个淹没在百姓生活中的池子，如今又成了年轻人放空自我的好去处。看看小桥、流水、青石、古巷，还有张家大院的百年石榴，根在起凤桥2号、葡萄却挂满王府池1号的奇观——这里街巷窄得都挡不住葡萄串门。济南最窄的巷子翔凤巷也在这一代，最窄处才0.8米，就是个墙缝，所以老百姓都叫它墙缝巷。这与八车道甚至十六车道的马路比，走起来只会悠悠荡荡，绝不会有慌慌张张。有一次在老街碰到一个爱转古巷的小娃娃。他姥姥说，这孩子就爱逛小巷子，哪条通哪条他都知道。一个才两岁的孩子，是不懂什么思古之幽情的，我想是小巷的安静，街两边的门门相连，给了孩子足够的安全感。

王府池子没划进公园，王府池子一带的老房子也没大动干戈，这是规划者的明智。王府池子的民间性是体现“城即园林”与“城有园林”差别的最好的名片，它最有济南味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rwqilu@163.com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水无形而有万形，水无物能容万物
请珍惜每一滴水

